

T4664/4830(6)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52/48/17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論水災跡

歐陽修

臣伏觀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巨容上封言  
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  
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溟  
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  
浩如陂湖衝激奔逸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  
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帳露居上雨下  
水當壘老幼狼籍於天街之中又聞城外貧家亦被  
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深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  
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



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濶。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為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驚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為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為。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

如此處  
借嫌破  
謙是道  
諫一法

假說庸

人不是  
以破其  
隱

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為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二三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為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

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為國家羨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為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群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

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群臣欲以汝為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為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群兵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况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為皇子爾未即以為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為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

如此亦是合情

內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群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為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為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官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後文武群臣奉表章為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為陛下歌之誦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為子未用立

為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如初議者已為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為惡不幸為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為言者惟陛下未之知耳臣之前奏乞留中

古學議  
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  
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  
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  
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  
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  
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  
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  
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觀。詔。書。曰。悉。心。以。陳  
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群。臣  
應。詔。爲。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據簡宗廟則水爲災而重建儲一節最爲鉅識  
狄青之議雖是恐未必然蓋歐陽公鑒五代之  
亂多起武人故于  
此事獨爲深慮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歐陽修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茂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所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



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共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

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此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

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明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調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

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慈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金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

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并不以中滯  
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  
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  
絳存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  
之諍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  
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  
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  
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  
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  
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  
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固謂未可以此  
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比者雖未謫官幸蒙陛下寬  
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  
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  
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  
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

諫官卽不是救之爲國體歐陽公持之矣至言諫  
人主難易屬至論其言忠邪公私極盡情態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歐陽修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為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

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效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党畱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爲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

則今後邊將誰肯爲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小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必須復失此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爲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

古考詩  
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若  
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  
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  
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爾卒事。以自  
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  
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  
副。萬一小有疎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刑。如  
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蓄尸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  
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蓋罪滬既  
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

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水洛城不可罷。而狄青劉滬統紀宜肅如此。處分  
兩完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歐陽修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  
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  
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  
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  
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  
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達欲廣陷  
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  
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  
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有

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蓋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

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



古考詩  
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

敢畧陳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賢國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

古奏議  
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爲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

願陛下拒絕群諂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願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群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口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修昧死再拜

說衍淹琦弼之始末不可罷去而於重國惜賢之意尤急○儒者每迂言臯變稷契乃韓范富歐近亦不易得讀此令人景慕

論史館日曆狀

歐陽修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

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論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記錄惟書除日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月日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

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紀起居注之臣企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日辭見金須考驗事實其餘某官者以其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其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藉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

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金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金書之。已上事節。金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墮官失職者。奏行賞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金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

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金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金乞更不進本所。賢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史諫官體皆所以著人于後。有所畏懼。故歐公于史官日曆請之特切。○史官以忠誠兼才者爲主。而才輔誠庸才浮藻。供應故事者。非史也。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歐陽修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必為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措謹具條陳庶禱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歆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為邊患其後遂陷靈監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成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為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惟以恩信

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歿。地大兵強。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爲。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耳。此臣竊料敵情在於此也。夫所

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強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頽。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爲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

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支吾矣。然而天下已困。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耳。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朽腐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頽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陣者。徃徃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徃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徃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

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今方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徃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徃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耻。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耳。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美。係繫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竊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徃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貪利



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為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耳。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一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路分為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為寡。彼衆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以自守矣。而

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畱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耳。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為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

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于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為謀不密，蓋欲攻黠虜方疆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為一戰必取之計。

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彊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徧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如諒祚之所為，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

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蓄資糧常  
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主師暮出以駭其心  
而奪其氣使其支吾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  
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  
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其知中國之彊則方肯來  
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  
畧如此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  
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且以方當陛下勞心西  
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耳

文四大段俱練習將畧非文士也稍緩而乘間  
急攻之此是兵法惜乎當時之議皆姑欲就和  
而憚于攻以貽金遼之困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歐陽脩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旣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

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

總入劫  
執中乃  
杜韓范  
富對頭

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悛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

切中情  
事可勝  
感嘆

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  
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  
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  
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  
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  
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  
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  
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  
復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  
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

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  
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  
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  
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  
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  
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  
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公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  
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  
回而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  
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

轉照更  
有情有  
方

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  
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  
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  
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  
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  
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  
上傲下復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  
睿智聰明群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  
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  
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

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  
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  
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  
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  
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  
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好疑自用與下爭勝此察主易犯之病只此一  
意翻覆打出真如川雲嶺月

議學狀

歐陽脩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爲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群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



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于隣。

里聞于鄉黨，然後詢于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僞于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于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徃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

之爲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爲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隣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旣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僞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反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

人皆四方之游士齊其一身而來烏合群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隣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可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

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爲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卽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

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修其實事給以糒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僞之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以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

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此是有關係學校文字不可不看○方今文士浮名競進於察德考行之意荒矣而上之人亦特於浮文中欲正士習詎知生心害事者不止於此乎且欲慎重詳察而失之苛細傷雅道亦可慮也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 歐陽脩

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稱臣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偽之實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之謀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為國計者昧於遠見落彼姦謀苟一時之暫安召無涯之後患自為削弱助賊姦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賈誼所以太息慟哭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

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子與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一旦劉六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吳賊一口許二十萬、到他日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廟謀勝筭、惟以金帛告人、則邈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四夷禽獸無厭、引之轉衆、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抑絕、見今北虜往來尚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絕遠、須要直至京師、只用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禁、尤

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爲利甚博、况鹽者民間急用、旣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捐百萬之鹽、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爲盜用矣、凡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只爲目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惜盡可、曲從若爲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賊不因敗衄、忽肯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就和乎、或其與北虜連謀而僞和乎、二問旣和之後、邊備果可徹而寬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廟謀爲國計者、

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能使北虜不邀功，責報乎虜，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說焉。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謬議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出三五年，必須更別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頓盡與，則他時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利極鮮。若和而復動，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

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後虞。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歐公持不和之議，大議遠識也。五問已洞禍本，但歐公能言而當時無任之者耳，可惜可惜。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王安石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曷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木、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

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譏譏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生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

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故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



古奏議  
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益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

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

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移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兇且之人猶莫不好德兇且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章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

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以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

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

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耻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歿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

荆公本  
色

荆公所  
言至誠  
亦在必  
行法耳

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肩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

確論

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

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

三等

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

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墻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

亦如  
今日流  
亦可為

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亦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畝，處商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

荆公所  
欲教士  
在天下  
國家之  
用而于  
本原尚  
未立故  
其用亦  
只下行  
法而止  
然賢于  
句讀遠  
矣

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  
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  
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  
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  
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  
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  
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  
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  
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  
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

亦亦是  
亦不必

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  
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  
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于武  
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  
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  
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  
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好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  
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  
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  
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

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

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托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君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耻。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



情處於人

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耻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克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

唯中人不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耻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貨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耻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

此亦如

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耻。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其爲耻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勉強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賢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

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此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

財之大畧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嘗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

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况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畧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

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  
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  
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  
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  
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  
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  
之難進而不可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  
取士之道而歐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  
之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  
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可肖

亦可爲  
今日流

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  
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歿於崑野蓋十  
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  
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  
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可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  
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可肖之人而  
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  
不可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可肖又推其類  
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可肖以  
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

是

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

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庶耻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庶耻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往節

末路往往休而爲姦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廉耻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

刻至

是

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耻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徂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

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  
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  
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  
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  
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大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  
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  
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  
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  
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  
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專而又一一以法束

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  
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  
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  
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  
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  
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  
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爲不能任  
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  
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  
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

古奏議  
卷一  
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  
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聽，或  
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  
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  
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  
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  
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  
漢唐之所以亡，實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  
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阻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

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益甚  
於奕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歿於溝壑  
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  
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  
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  
位亦皆儉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  
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  
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  
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  
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



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斯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用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

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捐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

患已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  
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  
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  
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  
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  
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先  
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  
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  
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  
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

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  
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  
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  
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  
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刼法立制未嘗不  
艱難也以其刼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  
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  
刼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  
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  
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

荆公本  
色固是  
以商君  
之意行  
三代之

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  
 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  
 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  
 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逾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  
 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  
 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  
 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  
 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躬  
 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  
 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

斷而敢  
 行鬼神  
 避之將  
 無同

是世習

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  
 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  
 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  
 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  
 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為迂濶而熟爛者也。  
 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  
 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能行者。士  
 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  
 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  
 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為迂濶。今

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濶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耳而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濶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

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汗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古奏議 五十九  
三荆公所上皇帝書數萬言大都以申韓之意行  
先王之法而吃緊于陶成人才以變置天下之人  
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此乃公本色也然以宋  
之敝弱振刷之以法亦是當時救藥之方而持才  
違衆獨斷行權則荆公之學術所從來耳然荆公  
清操刻勵而江陵有其才而繼之以私宜其不免  
也○直瀉橫行浩衍曲暢如長江萬頃片帆千里  
可謂長才

審勢

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  
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  
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  
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據依  
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  
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  
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  
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  
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而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

古義  
下方幸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臣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

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

爲陰與已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盛大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服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

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我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

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兗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耻，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

觀的之言

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之弱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

老蘇亦用申韓之餘言阿封即



墨術  
也然末  
世之能  
治才者  
大畧稱  
之

當是宋  
弱故識  
者大都  
欲救之

封卽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  
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  
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况今  
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  
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  
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  
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  
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  
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  
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

以一切  
之法老  
蘇荆公  
同之第  
荆公動  
稱先王  
處其學  
術才具  
較之老  
蘇稍足  
凌謔流  
輩耳故  
荆公一  
遇即可  
橫行矣  
威與惠  
隔而用  
之可乎

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  
其身而歛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  
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  
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  
謂萬世為帝王而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  
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  
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  
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  
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  
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

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刈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之。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

高識之論

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勢論欲以法扶弱。不謂之霸。不可也。荆公之才。大於老蘇。而其中之挾術。亦真自謂三代之佐。故敢行不顧。老蘇雖不遇假使其遇。其設施亦特爲操一切之法。以救其偏。而不能尊尚古昔。變置海內。若荆公之偏悍而震盪也。愚嘗謂文中子爲伯儒。王荆公爲伯相。皆以意竊王者也。夫王者之修身治世。寧以意勝乎哉。



古奏議  
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尤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尤且耻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

之疆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唐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徃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

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

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然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猶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驚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

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也。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申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巳。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

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萬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旣而信越綰布皆死，而吳楚齊趙之疆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心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死戴黃屋，刺客公行，七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尤且

古者請  
一  
猶狎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

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

去也。赤墜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柰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若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蓋

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旣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剪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



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剪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隣國之難。

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以七國之勢。喻北虜之勢。賂亦為禍。勿賂亦為禍。而論中國之憂。在內是矣。而至于形聲實三計。則未見確然必勝之畫。亦必兵良食足。將賢士勇有備矣。而後靜以待其形。聲而不為動。于以出之。實而與之一戰。戰無不勝。○此論料彼審而處我。疎吾未見其全也。此與晁錯之論諸侯必反而無以待其反。謀卒以自禍者。同屯田實塞恤士卒。強本根和將相信賞罰外。弭而內備伺釁而用。銳其可矣。





